

# 卷八十九

書名 大學衍義  
補一百六十卷首一卷目二卷  
正德元年刊本

撰者 明 丘濬 撰

卷 卷八十九

內容分類 子-儒家-議論經濟-明

索書號 大木-總類-政論-諸子-45

編號 C4491800

[彩色首頁1](#)

[東洋文化研究所漢籍目錄 編號 C4491800](#)

[東洋文化研究所漢籍目錄所藏漢籍善本全文影像資料庫 索書號: 大木-總類-政論-諸子-45](#)

[漢籍善本全文影像資料庫文本 大學衍義補一百六十卷首一卷目二卷 正德元年刊本](#)

版權所有: 東京大學 東洋文化研究所  
使用上的注意事項

大學衍義補卷第一

治國平天下之要

正朝廷

總論朝廷之政

按宋儒真德秀大學衍義格物致知之  
要既有所謂審治體者矣而此治國平天  
下之要又有正朝廷而總論朝廷之政何  
也蓋前之所審者治平之體言其理也此  
論者治平之政言其事也一主於知  
於行蓋必知於前而後能行於後後

0 1 2 3 4 5 6 7 8 9 <sup>4</sup>/<sub>30</sub> 1 2 3 4 5 6 7 8 9 <sup>4</sup>/<sub>4</sub>



園游之設

詩大雅靈臺篇曰經始靈臺經之營也庶民攻

也作之不日不終成之經始勿亟也庶民子來王在靈

囿基下有囿麇鹿攸伏不驚麇鹿濯濯肥澤白鳥

翯翯貌王在靈沼有沼於物魚躍言多而

朱熹曰國之有臺所以望氛祲察災祥時觀游節

勞佚也謂之靈臺者言其倏然而成如神靈之所



為也文王之臺方其經度營表之際而庶民已來  
作之所以不終日而成也雖文王心恐煩民戒令  
勿亟而民樂之如子趣父事不召自來也靈囿臺  
之下有囿所以域養禽獸也靈沼囿之中有沼也  
臣按自古人君為治固不可不惕厲其心亦不  
可不舒暢其情蓋一張一弛非但以施之於民  
藏脩息遊非但以施之於學而為治亦莫不然  
也故雖以文王之憂勤自朝至于日中晏而亦  
必有靈臺囿沼之設焉雖然必有文王之憂勤  
然後有文王之逸樂焉徒肆情於逸樂出於已

心之嗜好由於左右之從適拂民心而勞民力  
所以亟成者不出於民心之樂趣而由於已意  
之欲速與左右之督責夫然則亦異於文王之  
所以經營者矣臣故願人主有欲為臺囿以為  
舒暢情志之所者必先有文王之憂而又得周  
民之樂然後可

周禮囿人掌囿游之獸禁牧者獸祭祀喪紀賓客共  
其生獸死獸之物

鄭玄曰囿游囿之離宮小苑觀處也

葉時曰周禮囿人一官掌囿游以牧百獸鄭氏謂

園若漢之苑游為離宮養獸以宴樂視之如漢掖  
庭有鳥獸焉嘗觀周公作無逸以戒成王必曰爾  
其無淫于逸于游于田今設園游以為宴樂之玩  
安能禁成王之逸游也哉蓋以一人而尊居萬乘  
富有四海安能盡絕其逸游之樂使之坐受束縛  
耳目有所不得玩手足有所不得佚心意有所不  
得通夫人且不能以自克而亦何樂於為君也一  
且人情有所不能堪天理有所不能制淫壑一開  
隄防一決則將奔突橫流而不可禦將至於盤游  
無度流連無厭矣豈特園游而已哉然周公之設

園游也惟以刑者而守園必不能從王而為馳逐  
禽獸之事惟賓客喪祭則共其獸物而已雖名園  
游而無一語及宴游之事節氏以園比漢苑以游  
比漢宮以獸比漢獸則周之制果如漢乎周公之  
作周禮其言園游也止於牧獸正所以存人君天  
理之樂而示之以制度之儉云

臣按周官園游蓋謂苑園游觀之處即今之海  
子也牧者孳養之也百獸者非獸止於一甚言  
其多也所以然者為共祭祀喪紀賓客三者而  
已故當政事閑暇之時而為游行觀省之樂百

日之勤渠而假一日之暇豫雖曰游目以適情然亦非縱欲而敗度是何也蓋設官以牧百獸以為祭祀喪紀賓客之用因從獸之游而寓省牲之禮先王因人情而制禮既不拂乎人情又不廢乎禮節此類是也

春秋莊公三十有一年春築臺于卽夏築臺于薛秋築臺于秦

穀梁赤曰不王罷廢民三時虞山林藪澤之利且財盡則怨力尽則懟君子危之故讀而志之也胡安國曰何以書厲民也天子有靈臺以候天也

諸侯有時臺以候四時去國築臺于遠而不緣占候是於游觀之所厲民以自樂也厲民自樂而不與民同樂則民欲與之偕亡雖有臺豈能獨樂乎臣按先儒謂莊公一歲三築臺所謂及是時般樂怠教者則治國治家之當務荒廢多矣此所以踰年讐死而蕭牆之禍至奕世而不能定也可不鑒哉

成公十有八年築鹿囿

穀梁赤曰築不志此其志何也山林藪澤之利所以與民共也虞之非正也

孫覺曰春秋興作皆書雖城池之固門廡之急無遺焉重民力也况耳目之翫一身之娛哉

臣按先儒謂春秋前此未有書築園者是後昭九年築即園定十有二年築蛇淵園人君之示子孫也可不謹哉

左傳襄公十七年宋皇國父為太宰為平公築臺妨於農功謂收斂之時子罕請俟農功之畢公弗許築者謳曰澤門之皙實與我役邑中之黔實慰我心子罕聞之親執扑以行築者而扶其不勉者曰吾儕小人皆有闔廬以辟燥濕寒暑今君為一臺而不速成何以

為役謳者乃止或問其故子罕曰宋國區區而有誠有祝禍之本也

杜預曰澤門宋東城南門也皇國父白皙而居近澤門子罕黑色而居邑中

臣按宋平公築臺無益之事也而皇國父以無益妨有益子罕諫之而不聽此所以來築者之謳也人君有所興作雖有益之事固不可妨農况無益乎築者口中之謳乃其心中之事為人上者宜慎毋使下之人詛之於心而謳之於口子罕謂宋國區區而有詛有祝禍之本也

豈但宋哉。則凡天下之大亦莫不然。

昭公九年久築。即園書時也。季平子欲其速成也。叔孫昭子曰。詩曰。經始勿亟。庶民子來。焉用速民。其以勦勞也民也。無園猶可。無民其可乎。

臣按。叔孫昭子謂無園猶可。無民其可乎。斯一言也。尤為緊切。有民者。將欲舉事。恒以其所作為者。與民相比並。權其有無。可與不可。則知所輕重緩急。而不輕用民力。以失其心哉。

國語楚靈王為章華之臺。與伍舉升焉。曰。臺美夫。對曰。臣聞國君服寵謂以賢受寵以為美。安民以為樂。聽德

以為聰。致遠以為明。不聞其以土木之崇高形謂丹

鏤謂刻為美。而以金石匏竹之昌盛也大囂華也庶衆也為

樂。不聞其以觀大視侈淫色。以為明。而以察清濁為

聰也。先君莊王為匏居臺名之臺。高不過望國氛。大不

過容宴豆。木不妨守備不妨城郭守備之材。用不煩官府財用

。民不廢時。務官不易。朝常先君。是以除亂克敵。而

無惡於諸侯。今君為此臺也。國民罷疲焉。財用盡焉。

年穀敗焉。百官煩焉。舉國留治也之數年。乃成。臣不知

其美也。夫美也者。上下外內。小大遠邇。皆無害焉。故

曰。美若於目。觀則美於目則美於德則不縮也。取於財用。則匱。是



聚民利以自封而瘠民也。胡美之為夫君國者，與民之與處，民實瘠矣。君安得肥，其有美名也。唯其施德於遠近而小大安之也。若歛民利以成其弘，弘弘後欲使民蒿焉，耗也忘其安樂而有遠心，心非難其為惡也也甚矣。安用目觀故先王之為臺榭也，榭不過一軍實，臺不過望氛祥。故榭度於大卒之居，臺度於一觀之高，其所處不奪糴地，其為也，作也不置財用其事，不煩官業，其日不廢時務，瘠饒之地，於是卒為之城，守之木，謂餘於是乎用之。

臣按伍舉諫其君之為臺榭，而先君之所

為者以告之，且謂木不妨守備，用不煩官府，民不廢時務，官不易朝常，是以能除亂克敵而無惡於諸侯。今其君之為臺則民罷，而財盡穀敗，而官煩，舉國治之數年乃成，是聚民利以自封而瘠民也。民實瘠矣。君安得肥。嗚呼！伍舉之言，其所以告其君，何其切實而明快也哉。後世所當鑑也。

孟子見梁惠王，王立於沼上。顧鴻鴈麋鹿，曰：賢者亦樂此乎？孟子對曰：賢者而後樂此，不賢者雖有此不樂也。詩云：經始靈臺，經之營之，庶民攻之，不日成之。

經始勿亟。庶民子來。王在靈囿。麋鹿攸伏。麋鹿濯也。白鳥鶴也。王在靈沼。於物魚躍。文王以民力為臺。為沼。而民歡樂之。謂其臺曰靈臺。謂其沼曰靈沼。樂其有麋鹿魚鼈。古之人與民偕樂。故能樂也。湯誓曰。時日害喪。予及汝偕亡。民欲與之偕亡。雖有臺池鳥獸。豈能獨樂哉。

朱熹曰。孟子言文王雖有民力。而民反歡樂之。既加以美名。而又樂其所有。蓋由文王能愛其民。故民樂其樂。而文王亦得以享其樂也。又引湯誓。桀自言。吾有天下。如天之有日。日亡。吾乃亡耳。民怨

其虐。故因其自言而目之曰。此日何時亡乎。若亡則我寧與之俱亡。蓋欲其亡之甚也。孟子引此以明君獨樂而不恤其民。則民怨之而不能保其樂也。

揚時曰。齊王顧鴻鴈麋鹿。以問孟子。孟子因以謂賢者而後樂此。至其論文王夏桀之所以異。則獨樂不可也。世之君子。其賢者乎。則必語王以憂民。而勿為臺池苑囿之觀。是拂其欲也。其佞者乎。則必語王以自樂。而廣其侈心。是縱其欲也。二者皆非能引君以當道。唯孟子之言。常於毫髮之間。剖

折利善之所在。使人君化焉而不自知。夫如是其在朝則可以格君心之非。而其君易行矣。

張栻曰：民一也。得其心則子來而樂君之樂，失其心則害喪而亡君之亡。究其本則由夫順理與徇欲之分而已。人君常懷不敢自樂之心，則足以遏人欲矣。常懷與民偕樂之心，則足以擴天理矣。

臣按：孟子因梁王之問而舉文王與民偕樂與夏桀結怨奉已二者並言，使其自擇焉。與民偕樂者，君既得已之樂而民亦得民之樂，是以吾心休休焉。享民之奉已，何樂如之。若夫獨樂已

之樂者，奪民衣食之資，以為之財用，占民耕藝之士，以為之臺池。已則樂矣，樂而及於鳥獸矣。如民之苦，何苦之不已，則怨。怨之不已，則叛。則民之所以苦者，將移於我。而我之所以樂者，將為他人有矣。為人上者，盍鑒文王之所以興而戒夏桀之所以亡哉。

齊宣王問曰：文王之囿方七十里，有諸？孟子對曰：於傳有之。曰：若是其大乎？曰：民猶以為小也。曰：寡人之囿方四十里，民猶以為大，何也？曰：文王之囿方七十里，芻蕘者往焉，雉兔者往焉，與民同之。民以為小，不

亦宜乎。臣始至於境。問國之大禁。然後敢入。臣聞郊關之內。有園方四十里。殺其麋鹿者。如殺人之罪。則是方四十里。於阱於國中。民以為大。不亦宜乎。朱熹曰。園者。蕃畜鳥獸之所。古者四時之田。皆於農隙。以講武事。然不欲馳騫於稼穡場圃之中。故度間曠之地。以為園。然文王七十里之園。其亦三分天下有其二之後也。歟。禮入國而問禁。國外百里為郊。郊外有關。阱坎地以陷獸者。言陷民於死也。

張拭曰。意齊王用廣其園。諛佞之徒。必有假文王

事以逢之者。文王豈崇園如此。蓋其蒐田所及。民以為文王之園耳。以芻豢得往。知其然也。

臣按。設禁阱民者。人欲之私。與民同利者。天理之公。一田園之設。而公私義利。於是乎在。天理人欲。於是乎分。為人上者。於凡舉措。可不謹哉。

漢武帝建元三年。帝使吾丘壽王。舉籍阿城以南。整屋以東。宜春以西。提封頃畝。及其賈直。欲除以為上林苑。屬之南山。壽王奏事。武帝大說。稱善。時東方朔在傍。進諫曰。夫南山。天下之阻也。漢興去三河之地。止霸涇以西。都涇謂之南。此所謂天下陸海之地。秦

之所以虜西戎兼山東者也。其山出玉石金銀銅鐵良材。百工所取給。萬民所仰古仰足也。又有杭稻。黎粟。桑麻。竹箭之饒。土宜薑芋。水多蠶即蛙魚。貧者得以人給家足。無飢寒之憂。故鄴鎬之間。號為土膏。其賈畝一金。今規以為苑。絕陂池水澤之利。而取民膏腴之地上。乏國家之用。下奪農桑之業。是其不可一也。且盛荆棘之林。廣狐兔之苑。大虎狼之虛。壞人塚墓。發人室廬。令幼弱懷土之思。耆老泣涕而悲。是其不可二也。斥而營之。垣而圍之。騎馳東西。車騫南北。有深溝大渠。夫一日之樂。不足以危無隄之輿。是其

不可三也。夫殷作九市之宮。而諸侯畔。靈王起章臺之臺。而楚民散。秦興阿房之殿。而天下亂。糞土愚臣逆盛意。罪當萬死。武帝乃拜朔為給事中。賜黃金百斤。然遂起上林苑。如壽王所奏。

臣按武帝使吾立壽王闢地為上林苑。東方朔諫。帝拜朔為給事中。賜黃金百斤。然遂起上林苑。如壽王所奏。夫聽其言而受其金。爵可也。帝不受朔之言。徒與之爵以金。是買之使不言也。朔受之不辭。而不復言。譬則狗焉。嗥於主人之側。投以一齧。俯首帖耳。逝矣。

靈帝光和三年作畢圭靈昆苑司徒楊賜諫曰先生  
圓裁足以脩三驅之禮薪采芻牧皆悉往焉先帝  
左開鳴池右作上林不奢不約今廢田園驅居人畜  
禽獸殆非若保赤子之義宜惟卑宮露臺之意以慰  
民勞帝欲止侍中任芝樂松曰昔文王之囿百里人  
以為小齊宣王五里人以為大今與百里共之無害  
於政也帝說遂為之

胡寅曰天下之理至五經語孟亦可謂正矣和說  
之害至五經語孟亦可以息矣然而道大如天見  
在乎人小智姦識謂聖人之心與我何異哉則五

經語孟雖存乎世而竅言橫議亦傍緣而作非人  
君明哲心與正會則不能昭其誣罔設或主意違  
道則竅言橫議入之猶水赴谷矣堯舜為天下得  
人而奪國者用以為名湯武順天革命而伐君者  
取以藉口胤侯征羲和而討不附已者資焉伊尹  
放太甲而欲廢其主者託焉五就湯五就桀非為  
利也而求富貴利達者以為大人欲速其功也致  
辟管叔囚蔡降霍非為已也而手刃同氣者以為  
聖人與我同志也曰公劉好貨則倍克聚斂不知  
紀極曰召公關國則窮兵遠討無有休息曰肯耕

欵助不足。則出錢貸民而取其利。曰藏不售興滯  
用。則置官畜貨而自為市。依倚外患。脅制人主。以  
饗富貴。而自比於惠連之降志。辱身廢法。任情肆  
行。無道以專寵利。而自比於仲尼之無可無不可。  
遂使詆訾儒術者舉。是以為笑。曰五經語孟殆亦  
姦究之囊橐耳。彼樂於任之。所以欺靈帝者。特弁  
髦土梗未足多誦也。或曰然則何以正之。曰姦人  
之假託經義。以文其說者。非能欺天下也。直欺人  
主耳。苟人主信之足矣。人君能格物致知。使疑邪  
不能亂正心。誠意使利欲不能昏就道。親賢問之

辨之以明所未明。篤志勵行。精之一之。以守所難  
守。則鄭自鄭。雅自雅。杲日中天。萬象畢照。辯言安  
得而亂吾政。利口安得而覆吾邦。此二帝三王中  
心無為以宅至正之要道也。

臣按人臣託經義以欺其君。是愚其君也。其君  
聽其言而從之。是自愚其身也。彼臣而愚其君。  
是欲以求其利也。君而自愚。豈非快其所欲哉。  
臣之愚君。得罪於君。不臣者也。君之自愚。則得  
罪於天。得罪於聖經。得罪於師父之教。其不君  
也哉。

隋煬帝大業元年築西苑周二百里其內為海周十餘里為方丈蓬萊瀛洲諸山高出水百餘尺臺觀宮殿羅絡山上海北有龍鱗渠縈紆注海內緣渠作十六院門皆臨渠每院以四品夫人主之堂殿樓觀窮極華麗宮樹秋冬凋落則剪綵為花葉綴於枝條色渝則易以新者常如陽春沼內以綵為荷芰菱芡乘輿遊幸則去水而布之十六院競以般羞精麗相高求市息寵煬帝好以月夜從宮女數千騎遊西苑作清夜遊曲於馬上奏之

臣按煬帝於元年始即位即為西苑至七年天

下兵起十四年被弒於江都一時恣情游樂之地今則蕩為荒煙野草莫知其所在矣而書之史冊者昭昭在人目睫間穢污簡牘遺臭萬世者恒如在然嗚呼人生幾何名教中自有樂地何苦為此不道之事以勞生民之力費天下之財而貽後世之天哉

以上園游之設